



## 何以慰乡愁

□ 马亚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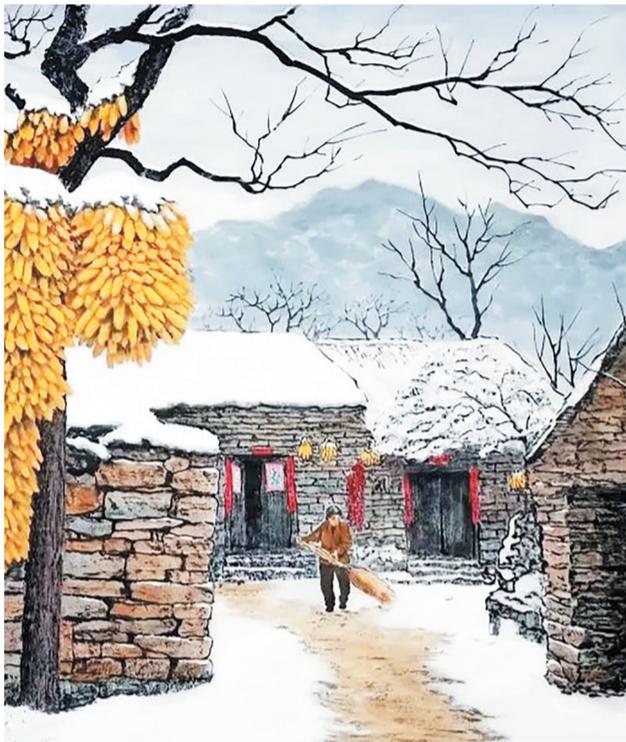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一位同学在国外生活,好几年没回国了。他说每当想念家乡的时候,就会开车去看望一个湖。那个湖离他的居所有一百多里,其实并无太多新奇,只是他在湖边坐一会儿,感觉思乡的苦涩就少了很多。

因为在他的故乡,也有一个湖。天下湖泊众多,各有其特色,不过湖也有共性,就是同样有静气和清气。每每静坐湖边,感受晚风中清凉的湖水扑面而来的气息,他都会有回到家乡的感觉。故乡的风景、故事以及人,都像电影慢镜头一样缓缓在眼前滑过,心底温暖的情愫油然而生,思乡的疼痛消散了很多。

人长大后就离开了家,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流浪,即使在异乡扎根,我们的心底仍然有一根轻易就被拨动的弦。那根弦,是思乡之弦,它细弱灵动,常常无声地吟唱我们最熟悉的乡音。乡愁是融入我们精神血脉的一种情感,永远挥之不去,一生恋恋不忘。

人的情感总是如此,必然要找到一种寄托,如此才能安放我们漂泊不定的心。

我有个同学是北方人,为了追随爱情嫁到了南方。爱



情冷却后,剩下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。她不止一次怀疑过自己的千里奔赴是不是正确,可是孩子已经会打酱油了,日子还得活下去。午夜梦醒时,乡愁经常如决堤之海般汹涌而来。于是,她拼尽全力买了

一所带小院的房子。她在院子里种花,不种桂花不种腊梅,只种幼时母亲种的月季、迎春花之类的。她把小院打扮成记忆中的模样,觉得就像是把故乡“移植”过来一样。坐在南方的小院里,看着熟悉

## 姨母

□ 李彦瑶

母亲很小的时候,外婆就过世了。母亲的姐姐,也就是我的姨妈,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于我而言,姨妈给了我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。在我心里,我更愿意叫她一声“姨母”。

小时候,每逢放假,我最开心的事,就是去姨母家,因为她会给我做许多我爱吃的美食。

每次包水饺,姨母会特意准备两种:给大家吃的和给我吃的。大家常吃菜肉馅的水饺,可我从就不吃肥肉,碰一丁点儿都犯恶心。平时家里吃水饺,我只看,不吃,母亲还嫌我矫情,但姨母会让卖肉的师傅仔细地剔掉肥肉,留下纯精瘦肉,回来剁碎成泥,打上蛋清,和上葱姜水,额外给我和馅。她还会跑到老远的地方,买小馄饨的专用皮子,

包皮薄馅大的小馄饨。我一口一个,吃得很过瘾。

我爱吃虾。到了夏天,姨母就让姨父去河里下虾笼,打电话让母亲带我去玩,然后吃一顿大餐。有时我学业忙,没时间去,姨母就会送过来,生怕母亲亏着我这个小胖子。

姨母家有土灶,烧饭的时候,饭煮熟了,先盛出来;锅底的一层米饭,姨母会特地多炕一会儿。炕硬了,就成了香喷喷的土灶锅巴,嚼起来“嘎嘣嘎嘣”脆响。这么多年,只要看见锅巴,我就会想起姨母。

姨母家养了很多鸡,每次我去,小鸡们都吓得“咯咯”叫唤。因为我一去,姨母就要逮小公鸡给我加菜。一年下来,除了生蛋的母鸡,那一窝鸡被我“祸害”得所剩无几。母亲笑我是“黄鼠狼”,一去姨母家,鸡就遭了殃。姨母却笑着说,这只“黄鼠狼”,可是我家

的心尖宠呢……

姨母心灵手巧,会很多母亲不会的东西。在我心里,姨母比母亲能干得多。有一次,我缠着母亲,给我买了一对小兔子。后来,兔子长大了,怀孕了,生下一窝小兔子。可母亲不会照料,小兔子全死了。我在家哭闹,不肯吃饭,不肯睡觉。母亲说,把兔子送到姨母家养,姨母办法多,肯定能照顾好。果然,兔子到姨母家后,生了一窝又一窝。姨母还把楼梯间改造为兔房。小兔子们长得肥肥的,在院子里到处跑,下脚时都得格外小心。

平常,姨母和母亲聊天时,看我站在一旁,总会逗我:“不知道什么时候,我家瑶瑶能结婚成家?”见我羞得满脸通红,姨母拉住我的手,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我读高中时,姨母病了。眼见她日渐消瘦,脸上也没了

的花花草草,她方觉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何以慰乡愁?草木最多情,花儿善解意。

我七年前曾在外乡生活过一年,那时我常去一个小馆吃饭。因为那个小馆子里有我家乡的特色菜,虽然味道不是特别纯正,但足以慰藉我的乡愁。我独坐靠窗的位子,一边吃饭一边打量窗外的风景。窗外行人来来往往,大家或许都来自不同的地方,像溪流一样汇聚于此。何以慰乡愁?明月清风,还有山河湖海、花草树木、美食乡音。那些故乡的符号,就像是我们写给故乡抒情诗中的优美意象一样,一次次让我们泪流满面,一次次抚慰我们的黯然神伤。

诗人艾略特说:“我们所有探寻的终结,都会回到我们的出发之地。”年轻的时候,我们都有探寻未知世界的强烈愿望。我们辗转天涯、征战世界的目的,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更好地回归,回到我们的出发之地。可是命运常常会拴住我们的脚步,让我们在异乡扎根,乡愁变成了一生解不开的结。

何以慰乡愁?人生之初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印记,是最温暖的抚慰,是最长情的陪伴。

血色。我的学业越来越忙,少有时间去姨母家。再后来,上了大学,节假日回家时,才能看望一下姨母。听母亲说,姨母的病情愈发严重了。

那天,我正在自习教室看书,母亲给我转发来姨母的一则信息:宝凤,我可能等不到遥遥结婚成家的那天了!顿时,眼泪夺眶而出,我跑出自习室,奔到操场,放声大哭……

等我回家时,姨母已病人膏肓,痛得无法安睡,每天只能闭着眼睛,倚靠在床头。听到我来了,姨母勉强睁开眼,虚弱地唤了我一声。我强忍着,没敢哭出声来……半个月后,姨母去了。这一面,也成了我和姨母的最后的一面。十多年过去了,我吃过很多品种的小馄饨,却再也吃不出姨母包的味道。

## 在湖中抚摸雪

(外两首)

□ 巩本勇

在湖中,苇雀和麻雀隐没外表好像已经藏好了  
环湖公路飘在湖面上  
一场雪落到湖面上,它们都喜欢安静

有不速之客惊扰了它们的生活  
雪留给满湖残荷,也留给孤寂的诗人  
乡村并不需要修辞  
这些是,又都不是

有人支起捕鸟的网  
鸟叫声,像它的雀巢一样冷  
那染了雪的爱,吟唱着净土的梵音  
在掌心里,生了又死,死了又生

### 枯荷

枯荷还在枯瘦下去  
冷寂的清音  
衍生出心的禅定

这种眷顾  
留有秋的滋味  
以维系物种的繁衍

雪打枯荷  
伤感的不仅是苇雀  
还有晚霞

战栗的枯荷,像一件件展开的僧衣

### 兔子

狗狗虚张声势地吠叫两声  
房顶上有了一群活泼的鸟  
桥下破冰捕鱼的人,咔嚓咔嚓  
把湖水翻译成黄昏  
偌大的背景,一直留有一个地方  
给胆小的兔子

我放生了两条鲫鱼后  
第二天我又放生了一条鲤鱼  
兔子一面看着  
一面环顾  
它放生了整个湖泊

这类人的命,卑微如草芥  
万物并不因此深入

在滚着白云的草坡上  
兔子会扣一顶酷帽  
一场雪来  
掩盖残荷,也掩盖残冬

## 赏雾凇

□ 王红悦

晨起,掀开窗帘的瞬间,被窗外的景色惊艳了。不知何时下起了雾凇。到处雾气袅袅,琼花盈盈,恰似春日满园梨花翩翩。于是驱车前往湿地公园,猜想临河的岸堤一定极美。

果不其然,刚踏进公园即被眼前的盛景吸引。远远望去,雾霭在林间弥漫成海,轻轻巧巧,如梦如幻,空气格外清爽宜人,更如置身于童话的

世界。花非花,雾非雾,若隐若现,让人飘飘然。洁白的雾凇,附着在树木、围栏、灯杆上……清秀素雅。河岸上的垂柳,撑开了伞,远看是一团团白色的大绒球,凝霜挂雪,银灿灿的,枝条与冰花相映成趣,温婉可人。

那毛茸茸的松花,在阳光下格外晶莹,垂柳变成了琼林玉树。苍松竟然在绿色的针叶间,绽放出一朵朵雪莲花。就连林间的枯草,此时也披上

了新年的盛装,高高低低,错落成一串精美的图画。

我沉浸在这如梦如幻的奇观之中。慨叹,难怪雾凇被称为四大天气奇观之一。“园林日出静无风,雾凇花开树树同”“琼敷缀叶齐如剪,瑞树开花冷不香”“东风吹得十分匀,开遍梨花千万树”……灵动的雾凇,令多少文人墨客倾心赞颂。

冬阳渐渐升高,阳光万道,为河岸的银柳披上一层金

色的锦衣,轻盈俏丽,柔美而向暖。一场雾凇乔装打扮了枯瘦的寒冬,让冬日变得丰盈可爱。它淹没了城市的喧嚣,我同每一个生灵在行走,我们都沉浸在大自然的童话世界里。如同泛舟碧波之上,忘却了寒冷,幸福悄然漫上心头。

“昨夜飞琼千万缕,谁剪条条晴雪?”感恩雾凇,这冬日的精灵。数九寒冬,可以欣赏“繁花”盛景,安享岁月静好,是多么幸运和幸福!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: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,谢绝一稿多投。